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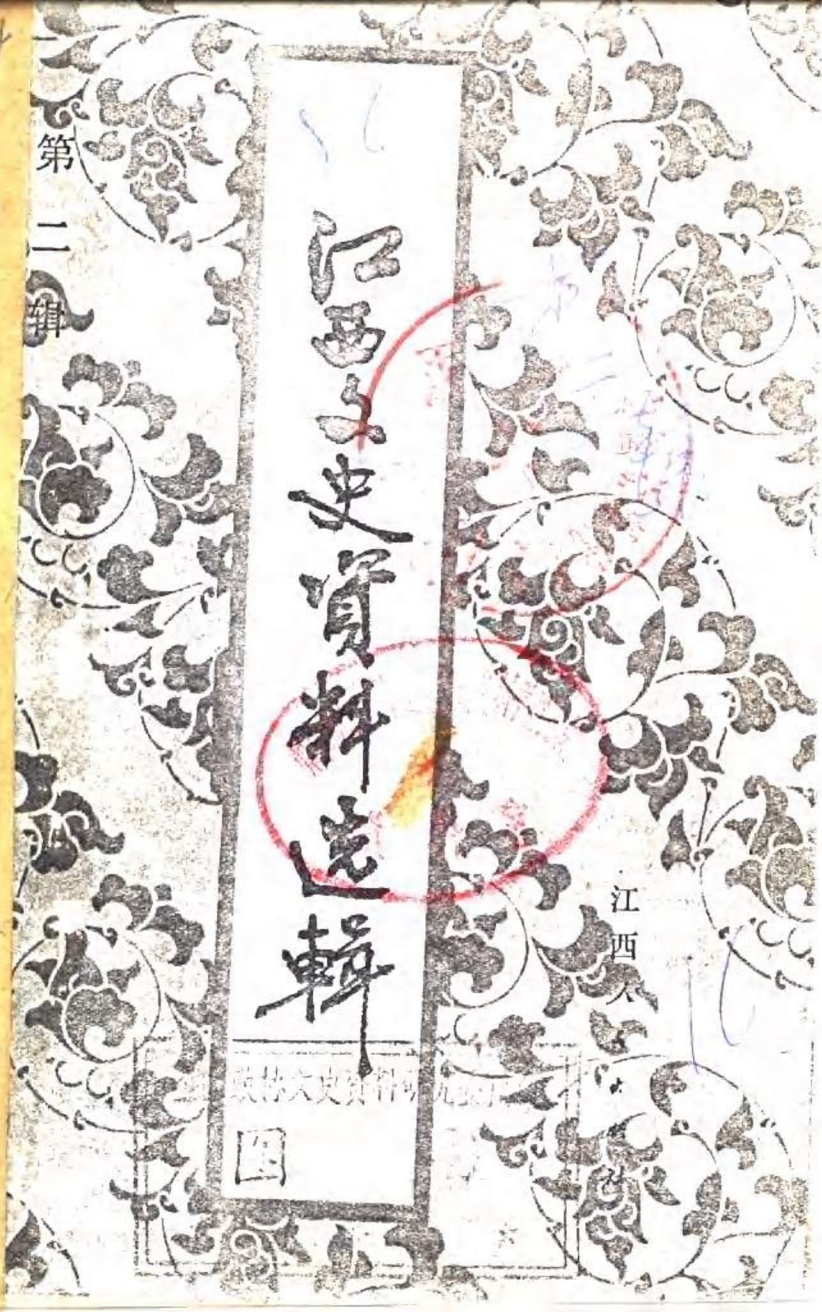
14

第二輯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江西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四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南昌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7/8 字数 11 万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7110·231 定价: 0.36元

目 录

- 刘少奇同志领导我们进行战斗王贤选 何 斌 (1)
- 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张芳飞 (10)
- 江西建党初期的概况刘九峰 邓鹤鸣 (15)
- 回忆一九二七年粉碎“AB”团及其省党部的
“四·二”斗争刘九峰 (20)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韩梅村 (31)
- 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李世璋 (39)
- 南昌市有关革命活动的若干往事胡纳生 (44)
- 熊式辉踞赣十年的点滴见闻徐树塘 (63)
- 日军侵占南昌市后的统治王梅笙 (73)
- 一九四七年南昌市选举“国代”纪实龚 屏 (78)
- 源源长银行与王德舆周扬禅 彭寿山 (85)
- 解放前江西体育事业的历史回忆 ...陈洪真 余永祚 (94)
- 我所知道的刘峙唐志华 (104)
- 对国民党第一所中央航空学校的回忆乐 典 (119)
- 九江“剿共”指挥所流产记王邦范 (126)
- “三一二”师起义前后张玉龙 (135)

刘少奇同志领导我们进行战斗

王贤选 何斌

中共中央率领全国总工会迁到瑞金时，正遇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封锁、“围剿”。当时，中央红军有几万，加上临时中央政府和地方苏维埃、游击队、赤卫队等，人数就更多。于是，制造武器的军火原料、缝制衣被的布匹及棉花等都发生问题。同时，在反“围剿”战斗中，伤病员大量增加，医药器材更是奇缺。特别是敌人封锁食盐入口，直接影响到军民的日常生活，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在扩大百万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党中央的号召下，配合红军反“围剿”战斗，扩大白区党组织，粉碎敌人封锁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全国总工会的身上。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陈云、朱祺都亲自抓这一项工作。刘少奇同志更是抓得紧。

全国总工会在苏区各省、县进行调查、了解、考核后，调集各省工会领导干部到瑞金，讨论研究如何开展白区工作、如何发展白区党组织、如何动员白区群众参加反“围剿”和反封锁斗争，随即成立各省总工会和开展白区工作。

刘少奇同志到瑞金后，做了许多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就领导成立了下述组织。

一、五月一日成立中国店员工会委员会，邓振循同志被选为委员长，副委员长是罗子名；

二、七月一日，成立中国农业工会委员会，委员长刘儒扶，副委员长朱地元；

副委员长谢瑞生；

四、企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刚好成立筹备委员会，就北上抗日长征去了。因此，企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尚未建成。但在企业工会的历史意义上，单就筹备委员会的提出，就显示了企业工会的重大意义；

五、成立了中央苏区河流修道委员会。刘少奇同志对于河流修道，进行了仔细调查研究。据调查，从兴国到瑞金，肩挑运输消耗体力很大，需要人力也多。在这一条运输线上，虽然每天至少有一千多人，但仍难完成任务。随着中央苏区河流修道委员会的成立，做了三百多条帆船，运输兴国的稻谷等物资去瑞金。河流修道后，运输时间从原来的半个月缩短为七、八天。中央苏区河流修道委员会是怎样修道呢？

(一) 河流遇到管子（即横插河流的溪河），就架桥。这样船工拉纤，就可从桥上走过去，不要弯路或下水拉纤了。

(二) 从江口到瑞金的河流两岸杂树丛生，拉纤船工常被树枝拉下河去。河流修道委员会便把河流两岸树木砍掉，便利了舟船运输，保障了船工拉纤的安全。

(三) 瑞金河里的三穴石是封建迷信的生龙口，对舟船帆行十分危险。刘少奇同志决定用炸弹把它炸掉，从此河流畅通、运输顺利、船运平安。

全国总工会会址在瑞金湖边枣子牌。

当各部门问我们要干部时，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刘少奇同志指出：工会是学校，应该大量培养工农干部，输送到苏区各部门去工作。

在扩大百万红军、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同时，刘少奇同志在全国

总工会开会时，提出成立工人师的号召，并成立了工人师，派梁广
为政治委员。在一个工人带十个农民的原则下，王贤选同志带了一个
大队的人到工人师去报到。依部队编制讲，是一个营长，因为王贤选
同志是全国苦力运输总工会委员长，到工人师报到后，组织上另派了
营长，让王贤选同志回到中央去。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在开工会干部会议时指出：反封锁
的工作非常重要。敌人封锁我们食盐、布匹、西药材和制造炸弹的
氯化钾、三道年等物资，我们如果不能获得爆炸性的原料，就不能
制造炸弹；就不能解决军民的穿衣、吃食用盐和医治伤病员的问题。
如果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我们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就要发生困
难，扩大百万红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央苏区的工农如果不能打
破敌人的封锁，就无法继续再生产，也将无法继续维持生活。中央
苏区的兴国、宁都、于都、会昌、信丰、瑞金等县，都是粮食、食油、
生猪、柴火、钨砂等物资的产区，这些物资，都要我们打破敌人的
封锁，运输到白区，换取银钱，购买我们所需的东西，支援红军反“
围剿”战争获得胜利。因此，我们发展白区的党团组织，加强革命
领导力量，动员全民参加反封锁的斗争，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刘少奇同志还指出：赣州尚未解放，但赣州的工运基础很好。那里
有我们陈赞贤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工农干部和群众。陈赞贤同志为
党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生命虽然被杀害了，但他忠
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却象种子一样，永远播在赣州工人的
心中，好象春天的花朵，一到春天，就会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赣
州工人运动，只要党去组织领导，就会活跃起来。赣江这条河流，
对我们反封锁斗争十分重要，赣江帆船工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据目前估计，
食盐需要量每月至少十五万斤（在四次反“围剿”时，增

加到三十万斤的任务)，布匹的需要量更大。因此，对外贸易局要很好领导贸易公司，深入白区，设立办事处，做好苏区运出钨砂、稻谷、食油、生猪、柴火等的贸易工作。同时，为了运输物资进出苏区，打破敌人封锁，还要我们在白区扩大革命力量，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全民参加反封锁、反“围剿”的斗争。这就需要我们另立机构，担任采购、运输、反特等工作，配合贸易公司来完成任务。这一机构，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一九三二年由王贤选同志在赣县江口成立了赣江办事处，并在江口和于都的峡山两个地方设立了贸易公司办事处。

赣江办事处成立时，中共赣县东郊区委会设在茅店区，属中共赣县白区工作部罗孟文同志领导。东郊区委书记是刘有伴同志。区长先是卢荣发同志，后来是林得标同志。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便于工作，中央派了钟魁同志为赣江办事处主任，兼任支部书记。赣江办事处的组织部长潘得胜同志兼任总务，负责行政事务。因此，东郊区委和贸易公司党组织，也都参加赣江办事处为支部成员。

赣江办事处负责赣江流域物资采购与转运的重要任务，包括赣州、吉安、南昌等地。南昌办事处设在潮王洲，主任由船排部部长管志华兼任。赣州的工作，由赣江办事处直接领导。在赣江办事处白区工作部部长潘得胜同志领导下，组织了白区河东的下窑支部、七里支部、梅林支部和河西支部。当时，河西支部由何三苟任支部书记，下窑支部书记刘贤法，七里支部书记钟崇洪，梅林支部书记丁友生（现在会昌）。当时，几个支部的分工是这样：河西支部担任蟠龙、凤岗、唐江一线盐、布、西药材等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下窑支部和七里支部担任沙石、沙河、城市一线的采购和运输；七里支部配合执行采购制造炸弹的氯化钾和三道年等爆炸性药物的任务；梅林支部担任信丰江一线的采购和运输。

采购和运输的办法，河西支部在唐江一线的采购和运输，多采用打通竹节装盐后用东西封口，放入水里，待晚上请水手偷偷从水中带走，十根八根地拖（晚上国民党特务不敢过水东。因为我们有赤卫队出来对付敌人）到水东，转运到中央苏区。蟠龙、凤岗等地的盐，则用肩挑，利用夜晚运到水西附近，再用瓶子装好封口后，趁夜晚挑着浮水过去，或者放船靠在附近，等盐、布等物资一到，就装船抢着运入苏区。当时，建春门桥头和塔那边的谢坑等处，敌人都筑了碉堡，白天有伪军巡逻，夜晚有特务、暗探布哨。我们运输盐、布、西药材等物资到中央苏区，必须抓住敌人的间隙抢偷过去，否则就会被敌军抓着。敌人抓到了我们的盐、布、西药等物，不仅全部没收，而且人员也遭杀害。因此，这项采购和运输物资的任务，十分艰巨，斗争很激烈。象袁金山就被杀害，李毛仔被敌人用电电死。

我们为了抓住敌人的间隙进行抢运，也设有两步哨。一步哨走在前面，遇着敌人时就发出暗号（如事先约好用咳嗽声，回头再用手电向后面照射，使后面的人将运输的物资隐藏起来），再设法找间隙。我们也用过这种方法，即设法认识敌人密探，用金钱收买他，约好时间，要他让我们放船过去。当然，这种方法不一定可靠，有的密探得钱后，反脸就抓走并杀害我们的人，没收帆船和物资。可是，我们曾用过这种办法却是事实。有一次，我们的船队放过河了，后面有一条船没有紧跟上。这时，敌人放了船出来，听见我们掉队这一条船的水声，开了过来，把我们的船带到浮桥边，硬逼我们的船开上浮桥。我们的这条船上有何光龙、肖厚仁 and 老吴三位同志，他们都只三十岁左右，年轻力壮。他们坚决不肯，敌人就抓。他们反抗，打

了起来。因为我们同志凭体力同敌人斗，而敌人则开枪，把我们三位同志都杀死了。

下窑、七里、沙河等地的同志，则在赣州城里采购盐、布、西药材等物资，秘密运往苏区。

运输方法：肩挑，白天挑着过河。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有的用尿桶、屎桶挑运，或用背包捆扎身上，随身过去，也有用妇女“骑马”^①的方式，带运过去；也有人在箩筐上面装灰，下面装盐，挑运过去。白天挑运出城门，偷运苏区。后来，敌人加强封锁，搜查更利害，在人身上搜，把捆扎背包的方法和妇女骑马的方法都识破，敌人又用铁钎插验的方法，把尿屎桶夹底和箩筐盖灰等方法识破，逼使我们不得不改用船运。总之，各人想各人的方法，总要设法完成任务。

在上述种种方法被识破后，我们就在城墙边租了一家有机房的店面，开办了一个染坊，招牌取名永源生染坊。我们买好盐、布、西药材等物资后，就拿到永源生染坊去加染，实际就是拿到那里去包装捆扎。因为永源生染坊就靠城墙，所以可以把在永源生染坊包装捆好的布捆搬上城墙，推下城去。我们先把船靠上码头，布包捆捆丢下时，城外有人等着。他们一接到布包，就搬上船，装好运走。这样，我们运输得更快、更多，完成任务更及时。

关于西药材的运输方法又不同。因为不能包袱抛丢，需要用安全保险的方法来运输。比如，妇女同志去做客时，常买些糕点送礼，我们就发动妇女同志，用装过灯芯糕、雪片糕等糕点的空盒子装西药材，请妇女同志提着过河去。敌人看见妇女同志提着糕饼过河做客送人，便不检查。我们运用这些方法，运输西药材等物资，

^①指女同志系月经带。

解决中央苏区政府和红军的缺药问题。赣江办事处除负责采购、运输、反特、方便红军进出等任务外，还负有搞好与赣州大商家的关系，用以勾通苏区同白区的物资交流的任务。对外贸易局为了钨砂的对外贸易，曾通过广益昌同广东军队（李振球部）联合经营。我们同他们签订合同、讲好价钱后，我们从苏区运出钨砂，换取食盐、布匹和西药材等，每次交换钨砂几十吨、稻谷每次几十船，土布每次运进几船、盐每次几船。盐多用汽车运，从南雄运到信丰。布匹、棉花等，先用肩挑，后以物资多，难于完成任务，改用船运。船运从新淦附近的三湖到良口附近，红军派武装接收。大商家就报被红军抢去了。赣江办事处对这项贸易工作做得很生动、出色，完成任务也快。他们是怎样搞的呢？刘东门生在水西开了一家杂货店，同广益昌做生意。广益昌在同他们的交往营业中尝到了甜头。后来，广益昌的商业经营发展到钨砂，便同广东军队勾结上。通过广益昌，刘东门生便同广东军队李振球部挂上钩，经秘密协商，签订了合约：我们贸易公司售出钨砂，他们以盐、布、棉花、西药材等供应，同我们交换。贸易公司怕受骗上当，便要求他们派代表到苏区江口。广益昌遂派十个少老板，广东军队经一个团长派了一名代表，同刘东门生一起搬住在江口，经营贸易。后来，国民党反动军队打到江口，逮捕了这三位贸易代表。他们不敢承认，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出前其人等深习中央中... 凡通过赣江办事处介绍，向贸易公司借款购买来的盐运到中央苏区后，售价为每元两斤；凡属自己采购来的盐，每元为四斤。私人贩运的盐价则很高，每元只能买到十四两^①。当时的贸

^①指旧制，十六两为一斤。

易局局长是钱之光同志。

但在采购和运输上，也常发生种种问题，举几个例写在下面：

(一) 有一次，刘友玉（又名刘哑子）因所采购的食盐被人冲了白石粉进去，经贸易公司查获，判处死刑，决定于次日当圩枪决。其时，王贤选同志适来视察工作，了解到上述情况，乃提出意见，请求改变决定。因为食盐中渗的是白石粉，并非毒药，加之又未查明是谁渗的。钱局长认为合理，遂于次日大会上，要刘友玉当众检讨，承认工作疏忽，甘愿赔偿损失，于会后释放。

(二) 老田同志（兰勘人）带着三个人，挑三担盐，遇着密探，发生格斗，被杀害。

(三) 吴老四（水西龙庄上人）用茅竹运盐去苏区，正在河里拖运时，被敌人发觉，被敌人开枪打死。

(四) 刘少奇同志亲自接见七里支部书记钟崇洪、下窑支部书记刘贤法，处理他们运输西药材时被国民党拦劫数千元药品的问题。少奇同志提出采购食盐运到苏区出售，以赚得的赢利赔偿损失的解决方法，使大家从此敢大胆负责工作。

一九三三年，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在赣县桥儿口设立了一个通讯站。以开米店为掩护。首先派来的同志名叫陈侃（广东兴宁人，是由赣江办事处来的）。米店开设后，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又派了彭光明同志来联系，他是信丰人。通讯站由何三苟同志负责。通讯站的任务主要是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中央苏区军事人员的出入也由通讯站接待和安置。一次就派来红军大学毕业的同志十二人，由谢普庆、谢文明两同志领导。开设米店的资金是红军总政治部拨来的，共银元三百元。用此款到沙地一带购买了稻谷，正式开业。

一九三四年彭光明同志奉调回苏区后，派了彭仁发同志来通讯

站（信丰乌港人）。他于是年八、九月间到职。红军北上抗日时，通讯站也就结束了，将资金银款全部交了彭仁发同志。他携回去信丰，不幸在途中被敌人俘去，将最后一滴血也都献给了革命。

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的工作，是在白区破坏敌人工事、交通运输、桥梁、碉堡等，以利于在游击战争中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在赣江方面，人员已经派出，并安置了工作。但由于王明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领导，使原计划不能实现，北上长征的路线改走了信丰，因而这一措施没有发挥到作用。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召开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白区工作者派了四名代表出席大会。四名代表是何三苟、刘贤法、钟崇洪、胡合元，由赣江办事处主任钟魁同志带去（钟魁同志系湖南浏阳人，帆船工人。浏阳暴动出来的）。当时，罗孟文同志任中共赣县委员会白区工作部长，故由罗孟文同志总带赣县的十多位同志到瑞金出席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王贤选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赣江办事处和对外贸易公司办事处的工作，是在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时期结束的。当时，我们能够完成对外贸易和采购、运输等任务，固在党的正确领导，但与刘少奇同志亲自抓这工作，也是分不开的。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的通讯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布置的，虽因王明路线排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领导没有起到作用，但在政治上对白区工作是有影响的。因为这同刘少奇同志亲自抓的白区工作有关，我们将它归纳在一起。

一九八〇年三月一日，于赣州

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

张 芳 飞

上海星火魔术团于一九六一年秋来江西巡回演出。作为上海星火魔术团成员的我和我的爱人李雅春同志，也随星火魔术团来到了江西。在江西省有关党政部门的关怀和照顾下，我团在南昌市顺利公演了。九月十七日的门票已经售出，我们正在作演出准备时，突然接到当晚要参加一次重要演出的通知（当时我们和南昌市杂技团在一起）。于是，我团立即抽调一名领导（我团指导员徐厚德同志）和四名演员（张芳飞、李雅春、鲍梅英、莫美珍）组成一个演出队，在晚六时赴宾馆小礼堂参加演出。同台参加演出的还有省歌舞团、京剧团、赣剧团、话剧团、市采茶剧团等单位。当我们知道要观看演出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时，大家都在后台欢呼起来。

陪同总理观看演出的是罗瑞卿同志和杨尚奎、邵式平等同志。各剧团都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最后是我表演魔术。在演到“玻璃杯飞牌”这个节目时，我照例让观众抽几张扑克牌。但我没有想到，就在这时，总理会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等一等，让我也抽一张。”我便将扑克牌送到总理面前请他抽。总理抽出扑克牌后，亲自把抽的牌送到台上。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文化局的一位同志搬了张椅子，请总理坐在台上。总理用手把牌捂住。我走上前把总理抽的牌收回，放入我的扑克中搞乱。而后，我从背后摸出了总理抽的那一张牌——方块九。总理说，“这张牌不对，你摸三张一定要摸出来。”我心里明白总理是内行，于是向观众说：“总理是我的好老师，在总理面前我演不好。”总理站起来说：“刚才

他这张牌是对的，我是有意跟他开玩笑。变魔术我是有点内行。一九二七年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就在一个魔术演员家里住过。……这个话我就不往下讲了。你看，我都破坏你们演出了。”总理说完，走向自己的座位。观众厅里，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还表演了一个“表箱”的节目。在表演时，我向观众借一块手表。总理马上站起来热情地说：“慢一点，我这块手表借给你。”说着，就从手上脱下手表交给我，然后坐回座位全神贯注地看我表演。我表演完毕后，把总理的手表向总理抛过去。观众厅里发出“轰”的一声，显然大家都为这块手表担心。然而，总理接到的却是一块糖。我说：“手表还在我手里。”

总理站起来问：“你是哪个剧团的？”

我说：“上海星火魔术团。”我回答。

“你是哪里人？”

“上海人。”

总理又问我：“你爱人在哪里？”

我说：“我爱人在剧团，也是魔术演员。”

总理又追问我，“现在在不在这个地方？”

我说：“就在这里。”我回答。

总理对我说：“请她出来一下。”

于是，我们四个演员全部出来，站在舞台前面，接受总理的接见。

总理亲切地逐个问我们：“你是哪里人？多少年纪？”之后，

又问我们，“江西好不好？”

我们就“很好！”我们同声回答。

总理问：“在江西还要演多久？”

“演到国庆节结束回上海。”我们回答。

这时，周总理对我们说：“江西是个好地方嘛，是毛主席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你们支援江西好不好？”

“只要党需要我们，我们到哪里都可以。”我回答。

“那很好啊！”总理说，“现在这块手表送给你。”总理一面说，一面把手表举得好高。

我不敢收下。总理又举起手表，向全场观众问：“这块手表决定送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呀？”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激动地接过总理的手表，感激地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周恩来总理教导我们说：“希望你们在江西生根、开花、结果，为江西人民服务。”

全场热烈鼓掌。晚会演出就此结束。

九月十八日早晨，江西省文化局打来电话，要我们昨天晚上参加演出的五位同志集中在江西艺术剧院门口等候。九时许，一位负责同志带领我们到宾馆休息室。原来是总理请我们昨晚参加演出的同志吃饭。当总理走进餐厅的时候，我们热烈鼓掌。

总理坐下了。我还站在他旁边。总理招呼我说：“坐下，坐下。”

领导特意安排我同总理坐在一起吃饭。我坐下后，总理对我说：“张师傅，昨天晚上辛苦了！”

“我水平很低，没有演好。”我回答。

总理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红色小日记本，交我签名。我接过笔和本子，在小本子上写了“上海市魔术团张芳飞”几个字之后，把本子送还总理。

“你今年多大年纪？”总理问我。

“三十七岁。”我回答。

总理在他的本子上，用笔把我的年龄记下。

开饭了。第一个菜是新鲜鳝鱼炒辣椒。总理亲切地叫我吃。我因为眼睛痛没有吃。总理大概知道我是上海人，不大吃辣椒，于是，用自己的小盘子装满一小盘新鲜鳝鱼，放在我面前，并且告诉我说：“这个没有辣椒，给你吃。”接着，总理站立起来，给大家敬酒，并对大家说：“上海支援江西有三十四个单位，有工业，有农业，还不够，还要文艺。现在上海魔术团能不能支援江西，为江西人民服务，我想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总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接着说：“如魔术团有困难不能来，就由张师傅负责培养，以歌舞团为主，六个男的、六个女的。怎么样？省歌舞团同意不同意呀？”

省歌舞团的同志热烈鼓掌，表示拥护总理的建议。总理十分高兴地接着说：“同意，怎么不来给张师傅敬酒呀？”

这时，省歌舞团的同志都走过来，你一杯、我一杯，热情洋溢地敬酒。我极其感动，又极其感激。

以后，每出一个菜，总理都亲自招待，挟了很多给我吃。我不仅感到菜的滋味鲜美，更感到周总理同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地幸福！

“你应该多吃一点。”总理爱护地对我说。而我还没有“为江西人民服务”，就享受到了总理深切爱护的幸福，我该如何感激周总理啊！

吃完饭后，总理和邵省长、徐厚德及我同桌喝茶。其时，邵式平省长问我：“你的扑克烧掉了，为什么会从鸡蛋里出来呢？”我便给总理和邵省长讲释了这套魔术。当讲到一半时，总理的一位秘书过来报告说：“八楼都安排好了，请总理照相。”

“等一等。”总理说，“让他讲完。”就这样，首长们直等我